

●農事

畫出耘田夜績麻
村莊兒女各當家
童孫未解供耕織
也傍桑陰學種瓜

—范成大〈夏日田園雜興〉

舞台（場景）：

遍地濕軟的黑色土壤。土壤間有三坑洞，每坑大小約可容納一人；由左至右，一字排開；各坑洞內皆設有凳子以供演員踩踏。開場時，舞台右側與中央的坑洞以土虛掩。土壤間錯落著綠色雜草。一把木凳隨意置放。舞台右後方，有一棵形體魁梧，但毫無葉片的樹。

人物：

農人（中老年，可男可女）

女甲

女乙

男人

少男

少女

劇情大綱：

農人象徵了某一類父母。它對待下一代的態度，類似於種瓜。

它並不諳什麼「存在先於本質」的道理。

凡是有別於社會常態的，它便將其視同「變態」；凡是有異於它心中期待的，它便將其視同「劣瓜」。

這並不是要說，農人無「愛」；事實上，這種親情已轉為殘忍，且對下一代形成

巨大的影響。

而這些未得到應有祝福的孩子們，以歪斜的模樣成長了，並經歷了它們的人生。它們曾對農人進行反叛，並造成不可挽回的悲劇。

但逝者已矣，生者唯有直視命運的缺憾，試著堅強與包容，繼續面對人生。

說明：

劇本大致以國語文書寫。實際演出時，農人可配合狀況，使用閩南語或其他方言，使用普通話也可。農人以外的角色則全使用普通話。

此戲情節不以對話邏輯交代；推動敘事的，是演員們富有象徵意涵的行為動作。此戲氛圍詭異而殘忍，如欲演出，當留意於此。

第一幕

燈全亮。

農人頭戴斗笠，皮膚黝黑，臉龐陷入陰影。它彎腰，在左側坑洞旁除草。

農人拿起鋤頭，在坑洞旁鏟土。在規律的鏟動節奏中，黑土一陣陣潑起。

農人將鏟起的黑土堆在坑洞前。

農人停下動作，伸臂揮汗。

農人取出一些種子，均勻撒入坑內。

農人將黑土鏟回坑內。

農人撐著鋤柄，仰頭，手遮額角，面無表情，望向舞台上。方。

農人：熱啊。

燈暗。

第二幕

燈全亮。

農人持鋤頭，微微鏟開舞台左側坑洞。一叢長長的黑色毛髮露出坑洞外。

農人拿起澆水桶，朝黑色毛髮澆水。

農人放下澆水桶及鋤頭，走向舞台右側，彎腰拔草。

農人拿起鋤頭，開始鏟舞台右側的坑洞。

鏟了一會，農人抹汗，坐在木凳上，休息片刻。

農人走向左側坑洞，將坑裡黑色長髮一把抓起。

女甲的頭、臉、頸子，連著長髮，被農人拔出坑外。女甲睡臉惺忪。

女甲：你幹什麼！

農人將水往女甲臉上澆去。

女甲：你誰？你幹什麼！

農人再次將水往女甲臉上澆去。

女甲：幹什麼！你幹什麼！

農人不回答，再一次，將大量的水往女甲臉上倒下。

女甲：咳咳！咳咳！咳！

農人走向木凳，坐下。

燈全暗。

第三幕

女甲的頭臉濕漉，散落一頭長髮，頸子垂向一邊，閉目，昏睡。

農人坐在木凳上吸菸。

農人吸完菸，將菸蒂塞入菸盒裡。它將菸盒放入口袋內。

農人起身，走向舞台左側。

農人跪下，徒手將左側坑洞邊的黑土掏鬆。

農人抓起女甲的頭髮，將她拔起。

女甲痛得面容扭曲，破口大罵。

女甲：到底要幹什麼！

農人：(自言自語) 還沒熟。

農人再次將女甲向上拔。

農人：(自言自語) 一暎大一寸…一暎大一寸……

燈全暗。

第四幕

燈全亮。

女甲著肉色衣服。她從肩膀、鎖骨、胸口以上的部位，露在土外。她的頸子彷彿斷了似地垂著頭。長髮蓋著她的臉。

農人坐在樹下的木凳上，手持展開的黑白版面報紙，持在臉前。

農人突地合上報紙，起身向左側坑洞走去。

農人一把抓住女甲的髮，將她往上拔起。

女甲闔著眼，張著嘴，無表情，無呼吸，狀似無知覺。

農人將女甲拔起，直到女甲的乳房露出黑土。

農人蹲下，觀察女甲，一邊翻檢她的身體，一邊對照報紙內頁的某些篇幅。

農人：(自言自語) 還不錯。快熟了。

農人走回木凳，再度展開報紙，同此幕開始狀。

舞台上風聲颯颯，吹掀報紙。

燈全暗。

第五幕

燈微亮，一片靛藍色調。

女甲依然垂著頭，髮披散。她自腰部以上的部位已出土，雙手手掌仍埋在土內。

農人吹著口哨，扛著鋤頭，自舞台後方走出。

農人走到女甲旁，蹲下，撥開她的頭髮，觀察，自言自語。

農人：還在睡？起來做事了！

女甲依然闔眼，狀似無知覺。

農人不停扯著女甲頭髮，將她向上拔。女甲闔眼，無反應。

農人：起來！起來！起來種瓜！換妳了！別裝死！起來種瓜！妳以為妳是皇帝嗎？要我孝順妳嗎？起來！都熟了！還裝？

女甲一無反應。

農人放下頭髮，嘆氣，起身，走到舞台右側，開始以鋤頭鋤洞。它將鏟起的黑土堆在舞台前。

在農人工作時，燈漸增，至全亮。

農人將種子均勻撒在右側坑洞內，然後開始將土鏟回坑洞。

農人放下鋤頭，抹汗，往右側坑洞澆了點水。

燈漸暗，又轉回靛藍色調。

農人走向女甲，將剩下的水一股腦全潑在她頭上。

農人不屑地以腳背，擦抹女甲臉上的水。

農人突然以腳背，踹向女甲的頭。力道不重，但已足夠將女甲的頭臉踹向另一方向。

農人：廢柴。

當農人倒完水，轉身，正要離開時，女甲突然自黑土中伸出手掌，抓住農人的腳踝。農人俯臥，摔倒在土上。

女甲迅速爬出黑土。農人翻身，扯住女甲頭髮，將她朝地下拉。女甲以喉嚨低吼著，像一頭野獸，面目猙獰地騎坐在農人背上。她雙手使勁，掐住農人脖頸。

農人動彈不得，呼吸困難，在土上掙扎。

女甲：賤！賤！賤！為什麼是你？為什麼是你！為什麼我長在這裡！賤！

女甲緊緊掐住農人脖子，使它的頭臉數次撞地，並將它重重按入舞台左側坑洞。

農人原欲掙扎，後俯趴在地，臉陷入坑內，不動。

女甲使畢狠勁，快步奔向後方，消失在舞台後。

在女甲奔跑時，女乙的頭漸漸自舞台右側坑洞伸出。女乙的臉化上綠妝，睜著眼睛，神情泰然，逕自唱著一首歌。歌詞不多，聽不出是什麼方言，但多數時候只是低哼。

燈漸暗，至全暗。又漸亮起為靛藍色調，然後增至全亮。

農人俯趴在地，臉陷入坑內，不動。

女乙唱完一首歌，然後唱起另外一首歌。

燈全暗。

第六幕

燈全暗。

以黃色燈光打出下弦月，照在觀眾席後方的天花板上。下弦月沿著天花板，朝舞台緩慢移動。待下弦月終於移至舞台上後，停留若干分鐘，然後向舞台深處突然落下，光暈在落下的過程中縮小、黯淡，最後熄滅。

舞台後方傳來節拍器的聲音，以非常緩慢的節奏響起。音量無須太強，只需使觀眾意識到即可。

當下弦月的光熄滅在舞台深處時，另一個滿月的月光同時出現在觀眾席後方。滿月月光沿著天花板，朝舞台緩慢移動。待滿月終於移至舞台上後，停留若干分鐘，然後向舞台深處突然落下，光暈在落下的過程中縮小、黯淡，最後熄滅。

當滿月的光熄滅在舞台深處時，另一個上弦月的月光同時出現在觀眾席後方。上弦月月光沿著天花板，朝舞台緩慢移動。待上弦月終於移至舞台上後，停留若干分鐘，然後向舞台深處突然落下，光暈在落下的過程中縮小、黯淡，最後熄滅。

接著，各種圓缺不一的月光陸續出現。當前一個月光消失在舞台深處時，後一個月光便緊接出現在觀眾席後方，朝舞台移動。

接著打出的月光，不論是上弦、下弦或滿月，面積皆越來越大。但須留意：不致因燈光投射範圍變廣，便使月光顯得薄弱黯淡，總之，需使月光保持在一定的亮度。（建議使用附有圓弧形狀遮光片的 LEKO；或者直接使用遮光片與色片，搭配亮度夠強的 spot-light 或 LED。如能使光線面積增廣，亮度亦同時增強，則更佳。）

月光的面積越來越龐大，其移動的速度也漸快。同時，節拍器的響音也隨之變強，變快。此時，各種音色不一的鐘擺聲音相繼響起。

最後，巨大而明亮的月光以非常快的速度在天花板上移動，節拍器和鐘擺的響音也調至最快、最強。

務求：此刻的劇場充滿一種快速，緊迫，大量光陰流逝之氛圍。

霎時，所有月光消失，節拍器突然靜止。劇場恢復一片漆黑。

沉默片刻。

一輪滿月光出現在舞台上。若干分鐘後，月光消失。

第七幕

燈全亮。

女乙的頭和頸子已伸出土外，她逕自唱著奇異的曲調。

農人額頭上纏有一圈紗布，跪在舞台中央，雙目緊閉，眼皮微微抽動。它捧著大量的炷香，嘴中唸唸有詞，像在祭拜神靈。它跟前擺著豐盛的各式牲禮：除了雞、魚、豬，與裝米酒的杯子外，尚有洋芋片、海苔、蘇打餅、喉糖、汽水、泡麵等包裝食物。

農人將炷香插在舞台中央未挖開的坑洞上，開始燃燒紙錢。

女乙猶自唱歌。

農人燒完紙錢，又閉目合掌，唸唸有詞地祭拜。它雙掌上下擺動，相當虔誠。

一陣車聲傳來。

女甲自舞台後方走出。她化著濃妝，衣著入時，甚至有些流氣，但須得被一眼認出她是女甲。

女甲慢慢走近農人。

農人依然面向觀眾，閉目跪拜。女乙猶自唱歌。

女甲掏出大把鈔票，用力甩在農人臉上。

女甲：夠不夠？

女甲掏出大把硬幣，用力砸在農人臉上。

女甲：夠不夠？

女甲走到跪著的農人面前，拿出更多鈔票，伸手，一把一把扔入燒紙錢的桶子裡。一時火星四濺，火舌不停竄動。

女甲：拿去！拿去！夠嗎？拿去！還要不要？夠燒嗎？夠養老嗎？拿去！燒給你

爸！燒給你媽！燒給你那些死祖先！死菩薩！

農人始終未睜眼。它逕自跪拜、祈禱。

女甲：燒給你自己吧。

女甲轉身要走，又回過頭。

女甲：狗娘養的。

語畢，女甲走向後台。隨後傳來車門關閉，車駛離的聲音。

農人猶自跪拜、祈禱，置若未聞。

女乙猶自唱歌，置若未聞。

燈漸暗。

第八幕

燈全亮。舞台擺設同上一幕。桶中火已熄滅。

女乙頸脖以上皆化著綠妝，伸出土外，嘴噉起，模仿雞吃蟲的樣子，發出咯咯的聲音，在地上啄來啄去。

農人摘下斗笠，頭上仍纏著紗布，四肢著地爬行。它撿起土上的鈔票與硬幣，放入斗笠裡。

農人每撿起一張鈔票或一枚硬幣，便閉目片刻，口中唸唸有詞。

燈漸暗。

第九幕

燈全亮。舞台上的牲禮、炷香、火桶、鈔票硬幣等，皆已不在。

女乙閉目，仰頭朝天，嘴開著，時發出鼾聲。

農人揮鋤頭，鏟著舞台中央的坑洞，將黑土堆在舞台前。它額際已無紗布。

農人將種子撒入中央坑洞，並把黑土鏟回洞內。

農人在中央坑洞上澆水。

農人走向舞台右側，朝女乙臉上澆水。女乙猶自沉睡，置若未聞。

農人自口袋中掏出幾張鈔票，並撕碎。

農人將撕碎的鈔票撒在女乙臉上與周圍，並自言自語。

農人：來年是好年。來年是好年。保佑豐收。蟲別來。保佑豐收。蟲別來。

農人又將剩餘的碎鈔票埋進舞台中央坑洞裡。

農人：豐收。保佑。

燈漸暗至靛藍色調，保持一會，然後暗下。

第十幕

燈全亮。舞台上的碎紙鈔已不在。

農人坐在木凳上吸菸。木凳旁，插立一白色木板，板上以拙劣的鮮紅色字跡寫著「包甜」。

女乙已從坑裡出土。她一身綠色貼身衣褲，手、腳、臉、脖，皆化上綠妝，坐在土壤上。

女乙脖子上捆著一條粗麻繩，麻繩另一端，繫在舞台右後方的樹幹上。

女乙神情恍惚。她一會坐在土上抓起長長的蚯蚓，一會起身，跳著拙劣的舞步。

女乙一會笑，一會哭，一會唱起毫無調性的歌。

女乙突然跌倒，然後像失去知覺般安靜了下來，一動不動。

農人吸完菸，將菸蒂插進土壤中撚熄，然後放入菸盒裡。

農人將菸盒收入口袋。它掏出一把鈔票，一張張數算。

農人數畢鈔票，將鈔票收入口袋。

一陣車聲傳來。

農人拉起繩索，用力一扯，女乙便被扯動了一下。

農人：來！

女乙毫無動靜，閉目，仍躺臥在土壤上。

農人走向女乙，扶她坐起，將她臉捧起，將她前額的頭髮勾向耳後。

農人朗聲叫賣。

農人：來！不甜免錢！來！

一陣車聲駛離。

燈全暗。

第十一幕

燈全亮。

女乙換上一身鮮紅色洋裝，頭髮梳理得整整齊齊，勾在耳後。她身上的綠妝已褪去，臉化著普通妝，唇上塗鮮紅色脣彩，眼邊畫有濃黑的眼線，雙目大睜，端端坐在木凳上，手掌疊放在大腿，一語不發。

女乙脖子上捆著麻繩。麻繩另一端，綁在農人腰上。

寫有「**包甜**」的木板仍插立在土中。

農人在舞台中央坑洞邊除草，澆水。

農人從口袋中掏出大把鈔票，然後悉數撕碎。

農人：保佑。保佑。

農人將所有碎鈔票埋進舞台中央坑洞裡。

農人：豐收。豐收。

不斷有車聲傳來。

不斷有車聲駛離。

農人有氣無力地叫賣。

農人：來。來。來。免錢。來喔。來。免錢。來喔。來。包甜。

燈漸暗至靛藍色調。

農人坐在黑土上，默默吸菸。

農人將菸蒂收進煙盒。

燈全暗。

第十二幕

燈全亮。

女乙和農人的姿勢，及各樣擺設等，皆同上一幕。

農人從黑土上起身，走向女乙。

農人從女乙頭髮裡、耳殼邊、衣領裡、裙底下等處，抽出一張張大小不一的鈔票碎片。

農人：不會賺，這麼會花。

農人將碎鈔票收集起來，埋進舞台中央坑洞裡，又澆了點水。

農人慢慢將腰上繩索解開，扔在土壤上。

農人：雞掰¹。

燈漸暗。

第十三幕

燈全亮。

女乙仍著鮮紅洋裝，臉上無妝，頭髮凌亂，靜靜端坐在木凳上，脖子猶繫著繩索。木凳旁斜斜立著「**包甜**」的木板。

¹ 閩南語粗話：女性下陰。

農人扛著鋤頭，緩緩自舞台後方走出。

農人走上舞台，極其謹慎地將中央的坑洞鏟開。

農人鏟開大部分的土，然後把鋤頭放下。

農人跪下，徒手挖開黑土。

農人從土中捧起男人的頭。

男人光頭無髮，雙目閉合，臉上化著青紫色妝。

農人極其緩慢地將男人挖出土壤。

男人身著白色短洋裝，體型極其瘦削，膚色青白。他手腕上的青色靜脈歷歷分明。

農人扶起男人上身，使其面對觀眾。

農人剝開男人眼皮。男人雙目無神，流下口水，貌似痴呆。

農人蹲著，觀察了男人一陣，探頭，在男人腋下嗅了嗅。

舞台後傳來颯颯風聲。

女乙開始唱起奇異的歌，聽來像是出殯的曲調。

農人將男人拋推在地。

農人：啐！劣種！

農人將男人拖向剛挖開的坑洞邊，使其躺在土上。

農人：查某體²。

農人拿起鋤頭，開始一鋤鋤將黑土覆在男人身上。

² 閩南粗話：娘娘腔。

農人：禽。

唱著歌的女乙突然起身，動作靈敏地跳起舞，在農人與男人之間跑跳、旋轉。

農人厭惡地推開女乙，繼續鋤土。

女乙繼續在農人身邊又叫又跳，嘴中不斷吟著近於哭號的曲調。

農人一再推開女乙。

女乙時而擁抱農人，時而親吻農人，對農人拉拉扯扯、上下其手，動作帶著極為猥褻的意味。

農人：賠錢貨！

農人一巴掌重重甩向女乙，將女乙擊倒在地。農人將女乙一腳踢開。

男人突然起身，從背後將農人推倒。農人俯臥在舞台右側的坑洞裡。

男人大笑、大笑，聲音時粗時細。他笑得停不下來、無法克制，表情扭曲，狀似痛苦。

農人情緒激動、不住抽噎。

農人：壞年冬！年年壞年冬³！菩薩喔！你這樣對我！我這世人⁴……

男人提起鋤頭，往農人後腦砸下。農人不動，靜了下來。

男人大笑、大笑、大笑。燈光隨著男人笑聲的節奏閃滅。

女乙坐在地上，沉默。

男人持續笑著，倒坐地上。他笑聲漸緩，夾雜著呵欠。

男人：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累……好累……哈哈……累……(呵欠)……累……哈哈……(呵欠)……好累……好睏……哈……我好睏……(呵欠)

³ 閩南語：壞年頭。

⁴ 閩南語：我這一生。

欠)……好睏……我不喜歡……被吵醒……我不喜歡……(呵欠)……我沒睡飽……好累……我好累……我想……我想……(呵欠)……我想……回去睡……我不喜歡……我不想……出來……好累……累……不喜歡……這裡……不喜歡……我……不喜歡……醒來……不喜歡……我……不喜歡……我不喜歡我……(呵欠)……好累……(呵欠)……讓我睡……讓我睡……讓我……(呵欠)……回去睡……(呵欠)……累……

女乙再次唱起歌來。她起身，牽起男人的手，帶他走向舞台中央坑洞。

男人在中央坑洞內躺下。

燈光一再閃滅，漸漸暗至靛藍色調，而後全暗。

男人慢慢笑了起來，笑聲安寧，近似於喘息。

男人靜了下來。

女乙的歌聲仍不停止。

第十四幕

女乙的歌聲仍不停止，但曲調漸轉為輕快的農歌節奏。

燈光不閃滅，緩緩亮起，維持靛藍色調。

女乙扛著鋤頭鏟土。她將舞台中央與右側兩處坑洞埋起。

女乙彎腰除草、播種、灑水。她的脖子仍繫著一條麻繩，麻繩另一端拖曳在地上。

燈漸暗。歌聲漸止。

第十五幕

燈漸亮。

女乙臉上無妝，頭髮自然垂下，身著黑色洋裝，脖子上繫著麻繩，坐在木凳上低聲唱歌。

舞台上除了右側坑洞以外，皆鋪滿了各色花瓣。土壤間生有若干向日葵、波斯菊，及其他不知名的粉色小花。

一陣車聲傳來。

女甲自舞台後方走出。她髮色泛有灰白，一身貴婦裝扮，連同一位少男與一位少女出現。

少男和少女並不喧嚷，只是靜靜地四處走動，看花、聞花。

女甲摘下幾朵花，聞了聞。

女甲望向木凳上的女乙。

女甲走向女乙。

女甲從皮包裡取出皮夾，從皮夾裡取出厚厚一疊鈔票。

女甲：(輕聲) 這些，夠不夠。這些花。

女乙置若未聞，逕自唱歌。

女甲將鈔票塞入女乙手中。

女甲將纏在女乙脖子上的繩索解開，扔入舞台右側坑洞。

女甲走到女乙身後，替她梳理頭髮，紮成馬尾。

燈漸暗，至靛藍色調。

女甲帶著少男和少女，從舞台後方離開。

一陣車聲駛離。

燈全暗。

女乙的歌聲停止。

靜默。

一陣急促的煞車聲。

靜默。

劇終